

年是親疏的顯影劑



人生在線
姚文冬

小時候拜年，見門口就進，用一句「過年好」換一個糖塊。後來年齡漸長，會看臉色了，才知道拜年雖是吉事，卻也不能隨意。春節當日，互相拜年的多是同宗或親戚，還有少數有特殊關係的鄉鄰。我留意過，拜年的人是一簇一簇的，他們簇擁在一起，往同一個方向走，往同一個門口進，這一簇人，多是親兄弟或堂兄弟，他們所進的那戶人家，必是他們共同的長輩。有時候，我也忍不住吃驚，若非在春節的街頭與這些人相遇，我竟不知道他們有這麼親近的關係，甚至不知道誰和誰是親兄弟。說白了，他們平時關係並不密切，但過年了，他們走到了一起。

有那麼幾年，我愛和一個髮小結伴拜年。在一個伯母家，我倆同時喊過年好，一起接過伯母的糖塊，但在離去時，伯母卻單獨叫住他，塞給他兩元。明明他姓馬，我姓姚，伯母怎麼會厚此薄彼呢？問母親，母親告訴我，髮小的父親與伯父是結義兄弟，他等於是伯母的親侄子，故而會給他壓歲錢；而我們與伯母家雖然同姓，但只是普通的鄉村輩分，關係並不近。

也是那次，父親告訴我該去哪些人家拜年。這些人家，都是與我家血緣比較近的同宗。令我驚訝的是，這幾戶人家，平時感覺並不親近，有的甚至一年見不了幾次面。他們居然是與我家最親近的人？拜完年回家，父親會問我，去誰家了嗎？他特別問到的這戶人家，是生怕我漏掉的，如果我没去，他就會讓我再去補拜。比如有位我叫四爺的，住在很遠的北街，我嫌遠故意不去，幾乎每年都被父親提醒。想不到他竟是活着的長輩裏與我家血緣最近的，具體說，他與我爺爺是一個曾祖父的。而平時，我以為他只是一位普通的長輩，見

面我也只禮節性地叫聲「四爺」，他更是肅着脸「嗯」一聲，連頭都不低一下。比起另一位爺爺，他可是差遠了。那位爺爺在大隊飯店當廚子，戴着白帽子，繫着白圍裙，我上學從飯店門前經過，只要被他看到，他總會叫住我，麻利地包好一根麻花給我。但是，即便上溯十代以上，我們也不在一條血脈上。他之所以對我好，理由很簡單，他喜歡小時候的父親，然後順理成章又開始喜歡小時候的我。所以在我心裏，他比四爺要親近得多。但我從沒給他拜過年。

另有兩戶人家，與我家既非同宗，也非親戚，但我逢年必去。他們是父親最好的朋友，從兒時到古稀，是真正經受了歲月考驗的關係。但當我走進他們家時，如果恰好有人看到，會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由此，我更感到這份友情的珍貴，父親與他們既不是酒肉朋友，也不存在利益交換關係，好了一輩子，卻從不張揚，所以多數人並不知道，難怪他們會以為我走錯了門呢。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一年來，絕大多數時間是與鄰居相處的，倒會生出一家人的感覺。而真正應該親近的人，比如我那位四爺，卻只在春節當天像一家人。記得每次給他拜年，我們會說很多話，從共同的祖先，說到家族的墳地、丟失的家譜，甚至他還告訴我許多父親小時候的事，令人動容。因此，從四爺家拜年回來，我竟有一種怪異的感覺——路過左鄰右舍時，會對他們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生疏感；但同時，也會對那些來左鄰右舍家拜年的人生出一股醋意，好像屬於我的東西被他們拿走了。不過，這種怪異的感覺總是稍縱即逝。

由此我得出一個結論：平時的鄉村關係，親的不一定近，疏的不一定遠，就彷彿底片上的隱形影像，模糊不清，而春節，則是一劑顯影劑，通過它的作用，顯現出真實的親疏關係。



「金蛇賀歲喜迎春」



市井萬象

農曆新年到來，澳門以「金蛇賀歲喜迎春」為主題，布置新春主題花展，讓市民及遊客感受濃厚的節日氣氛，共度佳節。

香港中通社

初三初四喝年粥



人與事

霍無非

農曆新年，吃是極重要的內容之一。

辛勞了一年的人們，闖蕩在他鄉的遊子，響應新年的召喚，延續民族的習俗，再遠再累也要趕回父母身邊，闔家團聚，老少同堂吃年夜飯，熱熱鬧鬧過大年，人間頭等的喜事呀！

早年，到餐館酒樓吃年夜飯還不時興，年夜飯幾乎是各家各戶自己做的。父母長輩自然是操持年夜飯的主力。上菜場，趕大集，買來魚肉，採購鮮菜，備足年貨，摘摘洗洗，切切剝剝，攪攪拌拌，包包捏捏，十分費事，但這是家庭一年的頭等「大餐」，怠慢不得，累並痛快着。

我舅婆在世的時候，物資比較匱乏，憑票供應副食品，春節時，標準會稍提高一些。就這樣，年夜飯還是精打細作，葷素結合，例如，她老人家做一魚三吃，買來肉鮮刺多的土鯪魚，剔肉剝泥調味，與骨一樣煎成微黃，將魚餅切條炒菜，刺兒剝碎了，並不扎口；魚骨帶頭爛柚子皮，或用魚頭鮮片煲豆腐湯或蘿蔔湯等，都是一味美羹。家裏還想方設法買些毋須肉票的豬頭肉，放八角、桂皮等大料滷熟，噴香軟爛，是餐桌上的「硬菜」之一。舅婆說，豬頭肉肥而不膩，很下飯，此是實話。故多年我好這一口滷豬頭扒豬臉，如今年紀大了，為健康着想，才有所收斂。

依稀記得，過了大年初一幾天，家裏總要熬一鍋粥讓我們吃，舅婆說，粥可以清腸胃，避免積食。幼學之年的我們很情願吃粥，大魚大肉多好多呀，哪裏知曉長輩的一番苦心。

近二十年，物資極大豐富了，人們的腰包也鼓起來，消費的方式有了變化，許多的家庭不再為年夜飯忙忙後，搞得體乏神倦，而是打電話到酒樓預訂，選擇外出吃年夜飯，省時省事。既使在家做，買些半成品食材稍加工即可，不必一一拾掇了。我們家也一樣，年夜飯去酒樓，按時入席就餐，飯菜按套餐批量烹製，上桌

的速度極快，多為含喜慶意頭的山珍海味，油膩肥膩。總的說來，大多數年菜平時也能吃到，故年夜飯重在一個親情，全家圍坐，邊吃邊聊，度過最溫馨的一段良宵美辰。

有幾年「破五」未到，我已對盤中的魚肉沒了胃口。更要緊的是，嘴中起泡，舌尖發紅，觸食疼痛，大概是吃多了熱氣大的食物，上火了。那時舅婆已離開人世，母親是家中的「大廚」，烹飪是她的樂趣。她笑瞇瞇端出煲好的一大鍋白果腐竹絲鹹肉粥，對兒孫們說，這餐吃粥和蒸蘿蔔糕，清淡些清腸胃。又開導像我當年不解的孫輩說，喝粥好啊，周周（粥）到到，細水長流呢。粥水有神功，我喝了兩餐粥，胃口舒暢，竟然祛了火，飲食恢復正常。

關於粥，《本草綱目》是這樣介紹的：「煮米為糜，使糜爛也。粥濁於糜，育然也。」作者李時珍又寫道：「煮粥食益丹田、補虛損、開腸胃。」並且列舉了五十餘種粥的功效。囿於時代的局限，有一種「粥水」李聖堃未提及，當今消化道出血等患者術後恢復飲食，得先食用撒去米粒的「粥水」過渡，由水食、流食、

半流食循序漸進。現實中，許多名人都愛食粥。梁實秋原不是個好粥之人，自從喝了母親熬的小薄銚兒粥，頓覺「甘之如飴」，對粥另眼相看，坦承「某些粥還是蠻好喝的」。他對加大把白菜心，撒上鹽和麻油的「菜粥」，以及將嫩荷葉鋪在熬好的粥上，粥綠荷香的「荷葉粥」尤為青睞。陸文夫喝粥不分貴賤，有一次，他與幾位作家乘車到蘇北探風，車在雨中拋錨。等待救援時，陸蘇州不急不燥，走向路邊雨篷下的粥攤，一連喝了兩碗清粥，並對他人誇道：「不能放棄，好粥。」看來這寡淡清粥，不遜《美食家》中的姑蘇美食，這是一種曠達的情懷和獨特的體驗。

我本凡夫俗子，從母親那裏繼承了烹飪的基因，水準平平，卻使煲粥這門廚技和執著後繼有人。菜乾豬骨粥是我愛煲的粥之一，後來別出心裁，改良成菜乾花生碎肉粥，油潤鮮香，每次喝得鍋底朝天。至於燕麥淮山大棗粥，爽牙耐嚼，是我家早餐的「標配」，隔三差五煲一次，不曾喝厭。蛇年新春，按家中的老規矩，要煲一次粥給全家喝了，煲粥到時再定，暫且就叫年粥吧。



▲淮山大棗粥。

資料圖片

口蹄疫風波



柏林漫言
余逾

上一次歐洲發生大規模口蹄疫還是二〇〇一年的英國。那時候我在英國讀高中，還隱約記得當年很長一段時間，天天在新聞裏聽到報道關於口蹄疫的最新狀況——多少農場受影響捕殺了多少牲畜等等。然而，好像並沒有覺得那麼嚴重的口蹄疫影響到我的生活。

這次在德國爆發口蹄疫的地方就在柏林緊鄰的勃蘭登堡州，加上社交媒體和柏林華人群信息傳播極快，這場口蹄疫引起了一場小小的風波。

我知道口蹄疫這個消息並不是從新聞，而是動物園。春節期間相約柏林好友們團圓，計劃午餐後去動物園看去年新出生的大熊貓雙胞胎。大熊貓雙胞胎的參觀時間以前是每天的中午十二點至下午兩點，為了確定一下最新信息，我打開動物園官網，卻跳出來一個橙色的信息：

「動物園自一月十一日起立刻對遊客關閉。柏林東部邊境勃蘭登堡州的牛群中發現了口蹄疫。這是一種對偶蹄動物來說極度危險的病毒性疾病，關閉動物園是重要的預防措施。」

最開始我以為只是文中所說的園中「偶蹄動物」部分關閉，沒想到竟然是整個動物園都關閉了。

下一條消息是餐飲界的朋友發來的，他正在食品批發市場「一線」採購。他說現在看到的牛羊肉都出現明顯的供貨短缺和漲價，而雞肉價格暫時還沒有變化，但也預計會在近期漲價。這條消息傳到華人群，群裏立刻炸

開了鍋：「已經漲價了，囤牛羊肉已經來不及了。」

「我已經下單囤雞腿和整隻雞，下單的時候已經限購了。」

「我第一時間趕往土耳其超市，牛羊肉的貨架基本上都空了。」

……

這一段討論引起了小小的「恐慌」，沒肉吃了怎麼辦？難道德國人不著急麼？事實上他們還真沒有這麼著急，因為素食主義者這些年多了不少。而且還有很大一部分德國人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素食主義者，但暫時吃一段時間素食他們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柏林的很多華人，特別是習慣了每天自己做飯燒菜吃中餐的，一定是離不了各種肉製品。正當一群人有點緊張擔心肉斷供的時候，另一部分華人出來說話了：

「檢查了一下我們家的冷凍櫃，發現裏面還有牛排、牛腩、牛仔骨、羊排、三文魚、雞腿、蝦……我想撐一個月是沒有問題的。」

「我也是，這才發現新冠疫情後養成的囤貨習慣一直沒有改變，是時候清倉了。」

「我們囤的肉末罐頭和香腸罐頭到現在都還沒吃完。」

後來陸續又有熱心的朋友從超市發來現場消息，讓大家不用擔心——超市裏依然有很多來自南美和澳洲的牛羊肉，雖然略貴一點，但是基本上肯定是不會斷供沒肉吃的。

於是，這一場不大不小的「吃肉」風波漸漸平息下來，柏林的華人們已開始討論年夜飯的菜單，沉浸在慶賀新春的氣氛中。



如是我見

朱昌文

文學與電影，屬於兩種不同的媒介。香港電影資料館近期舉辦一項有關香港電影與文學關係的活動，名為「舞文弄影」，精心挑選了十七部電影公開放映，頗受歡迎。一百二十多個座位的影院，幾乎場場滿座。

選映的其中一部電影是由原名嚴慶澍的多產作家阮朗原著和親自編劇的《華燈初上》，這是一九六一年由長城電影公司攝製的黑白國語片，李萍倩導演，李嫻、平凡、王熙雲、金沙、蘇秦、童毅等主演。這部影片設有「映後談」環節，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吳國坤博士和嚴慶澍的兒子、導演嚴浩，以及曾在嚴慶澍任編輯主任的《新晚報》當了多年記者的鄭紀農和筆者獲邀出席。

影片故事大致是：汪玲（李嫻飾）為了照顧患病的父母和年幼弟妹，隱瞞家人去當舞女，在舞廳邂逅海員朱秋實（平凡飾）。兩人談婚論嫁之時，卻因男方醉酒失約不辭而別。玲母（童毅飾）舊病復發墮樓命危，汪玲為籌錢救母，無奈被迫賣身，受盡委屈，惜母親最終返魂乏術。父親（金沙飾）發現女兒淪落風塵，痛心不已。汪玲欲脫離歡場，奈何債務纏身，難逃魔掌……李萍倩

看《華燈初上》念阮朗

拍得流暢細膩，將社會寫實糅合愛情文藝，刻畫大都市五光十色背後的陰暗面，同情為家庭犧牲個人幸福的女性，流露出充沛的人文關懷。

影片放映後，嚴浩分享其父親的工作與生活點滴。他表示，拍攝於六十多年前的《華燈初上》，他是第一次觀看，因為一九六一年他才是一個九歲大的小孩子。他欣賞影片內容真實反映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普羅大眾困難的生活境況，導演和演員出色，令劇情緊扣觀眾心弦。嚴浩說，當看到劇中李嫻面對不幸的遭遇，卻不知如何應付時，連他都有點不忍心看下去，深怕李嫻會遭到更大的不幸。

嚴浩又指，父親熱愛從事的新聞工作，每天一早出門上班，嚴浩尚未起床，經常到夜深嚴浩睡覺了才回家，所以嚴浩打趣說，他見父親的時間加起來不及鄭紀農和我等《新晚報》同事那麼多。

事實也是，我們尊稱的「嚴老總」有許多過人之處。他工作起勁，每天上午九時到下午一時幹完繁重的編務後，到飯堂草草吃過午飯，接着回編輯部伏桌小睡一會，睡醒之後繼續揮筆寫稿。他才思敏捷，寫作速度很快，每小時可以寫二三千字，為了供應多份報章每日連載小說，日寫逾萬字是常事，他活像「寫稿機器」，造就了他為人津津樂道的創作傳奇。

嚴慶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香港和內地都大有名氣，著作等身，筆名除阮朗外，還有唐人、顏開、江杏雨、陶奔、張壁等等，創作了長短篇小說、散文、電影文學劇本等共七八十種，是名副其實的多產作家。《華燈初上》是他的原著小說，並以顏開的筆名改編為電影劇本。他以唐人筆名寫成的《金陵春夢》巨著，在五十年代紅遍大江南北，擁有無數讀者。他留下數以千萬字計的文學作品。

吳國坤博士看完《華燈初上》後，從電影藝術的角度談論他的看法。他還在一篇為電影資料館撰写的論文中認為，《華燈初上》是香港通俗文學中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小說以冷靜的手法描寫一名夜總會舞女的坎坷命運，以及戰後香港夜繽紛的都市社會。阮朗的作品多數以批判現實主義的筆法描繪和刻畫現實社會的人生百態，蘊含着他對人事的鞭撻與同情，通過文學藝術的魅力感染讀者。

我看了影片，聽了幾位朋友的映後談，深有同感，並油然而憶起「嚴老總」的種種優點。他既是我的直屬上司，也是我由衷尊敬的恩師。他性格爽朗，積極樂觀，親和謙厚，熱心扶掖年輕人進步，我是受他愛護提拔的同事之一。他雖然離開了我們四十多年，但他親切的音容笑貌仍常在我的腦海出現。